

一列动车，呼啸而来，呼啸而去，或由东向西，或由西向东。这是我站在十五层楼居室的阳台上看到的惬意风景。

我自得于当初选择了这座城市这个小区的这一栋楼，它有着开阔的视野，开窗就可以欣赏到景观带外的一条铁道线，足不出户可以看到来来往往的动车飞驰而过。

记忆里，我对车情有独钟。孩提时，还没有“车”的概念，单知道车跑得快，于是拿一根竹竿放在胯下，两只小腿便有了车的速度，在房前屋后奔跑。听大人惊叹车的帅气，我竟着了魔，有一回跟随庄上的大孩子跑到十几里路外的集镇看车，第一次见到那庞然大物，瞪着好奇的眼睛围着它转来转去，小心翼翼地触这儿摸摸那儿，还凑到司机身边小声问：“这大家伙，一顿得吃好多饭吧？”司机哈哈一笑，“滴滴”打响喇叭，吓得我这个“好龙”的“叶公”捂住耳朵落荒而逃。

成年后，我离开乡间老家到外边读书工作，经常会乘车出行，对车的性能与种类有了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自然再也不会闹出儿时的笑话了。那时候，公路多是砂石的，凸凹不平，坑坑洼洼，汽车行驶在上面颠颠簸簸，晃晃荡荡，如同摇篮一般。对晕车的人来说，这是一种痛苦的折磨，而对于我倒是一种享受，觉着晃晃悠悠得通体舒畅。可是，下车之后，那种舒适感便荡然无存，腿脚变得有些不利便，浑身上下的各个部件好像都错位了似的。

记得有一次，从镇上到县城，坐的是“大通铺”，车厢分两节，中间由活动轴对接，两侧用折叠的帆布遮挡，由于乘客量过大，几乎都是“站客”，我被拥挤到车厢连接处，一路晃荡到县城汽车站。下车之后，就觉得四周的人都向我投来怪异的眼光，有的还捂着嘴嗤嗤发笑，对着窗玻璃一瞧，我才知道自己成了满面尘土的“土行孙”。自从那一次，我对“大通铺”车有了逆反心理，一看到它蜈蚣一般缓缓爬行的样子，内心就挖挖痒痒的。

乘坐火车远行，我体验最深的也是两个字——拥挤。那时候，一律都是绿皮车，只在类型上有所区别，有“K”字头的普快，有“T”字头的特快，有“Z”字头的直达，无论是哪种

动车从楼前呼啸而过

赵克明

类型的车都是车车爆满。那一年，儿子考上北京科技大学，开学前我送他报到，去时时间比较充裕，车票是提前买好的，一人一座，虽然时长多达一夜半天，但是少有无舟车劳顿之感，返回时因为赶得紧，买到了一张无座的车票，刚上车还想碰碰运气中途捡个空座，谁料想人越来越多，整个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有人居然钻进座位下的空隙里。在人满为患的车厢里，人们只能直挺挺地站立着，想换一种姿势的可能性都没有，唯一让人无忧的是犯困打盹也不至于摔倒。就这样，我从北京一站站到合肥，又马不停蹄从合肥乘汽车颠簸到家，第二天脚脚肿胀近于麻木，一周多过去才慢慢恢复，而绿皮车的记忆吸引却迟迟挥之不去。

儿子在京读书期间，就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北京与皖西小县城之间，每到寒暑假就有一件很让人头疼的事——买火车票。一直前学校统一预订，车票还是有保障的，但是订到的大都是牛拉式的慢车或临时加开的硬座车，要晃荡二十多个小时才能到省城，然后换乘汽车再晃荡四五个小时到县城。儿子每次回来都一脸疲惫，我和家人看着很是心疼。

后来，我让儿子自己订购票，买卧铺或软座的，哪怕是快车普通座的也行。儿子听从了我的建议，有一回就没让学校订票，可是假期到了，火车票却总是抢不到，求助于有经验的同班同学才在“黄牛”那里弄到一张，票价另加200元。到家后，儿子感叹，我也感叹。

又一年，儿子吸取前年的教训，利用双休日提前购票，可谁想到排了一整天的队还是空手而归。儿子改变策略在网上购票，结果火车票没抢到，倒淘到一张飞机票——别人不能按时乘机出站的。儿子要回来的那天，我最关注的是天气预报，儿子飞回的当天我一清早起来就看到阴云密布，心里扑通扑通的，

直向儿子发信息告诉“已下飞机，安全抵肥”，我才如释重负地长舒一口气。原来清早北方天气很好，到了合肥这边也云散日出了，飞行非常顺利。但是考虑到春节期间飞机同样爆满，而且雨雪天气航班常会延误，相对来说还是坐火车安全又正点，不主张儿子乘坐飞机。

然而坐火车毕竟是人们出行的首选，买火车票依然年年困扰着假前的儿子。有年春节，儿子就因实在买不到票而滞留北京过年——这是他第一次独自在外地过春节。年前儿子报告这个信息，并说是和两个同样回不去家的同学一块儿过年，我虽然嘴上无奈地说“好”，但心里却是空落落的。有什么办法呢，这火车也不是谁家开的呀！年夜饭刚吃好，正想问儿子吃了没有，电话响了，是儿子打来的。“老爸，过年好！我在天安门广场代表祖国祝全家新年快乐！”这个家伙，还和家人玩了个新鲜！我情不自禁，眼眶热热的。后来得知，儿子是一个人吃的年糕什么的，然后乘地铁到天安门，返回时地铁已经停开，他是徒步走到位于海淀的学校住处的。得知此情虽然已过半年，但是我的心里总一阵阵酸楚，再三叮嘱儿子：“无论如何，一定要回家过年！”

那些年，我做梦都在想：火车能开到咱家门口，那该是多么惊喜的事啊！

令人惊讶的是，这梦想果然成真了！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我国铁路建设突飞猛进，铁路网越织越密，“八纵八横”的高速铁路网主通道已基本建成，区域连接线、城际铁路线高速交通网络渐趋完善，相邻大中城市间一至四小时交通圈、城市群内半至二小时交通圈已初步形成，我所居住的这座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小城也成为通达八方的铁路交通枢纽，而我的住宅楼就临近可以自由出行的火车站。

我握着母亲的手说：“以后就住这里，好不好？”她不作声，只是睁着眼睛瞪着天花板。妹妹在她耳边又重复了一遍，母亲那张呆怔的脸忽然眨了一下眼。

我以为是回答。接下来的日子，母亲大多数时间都在昏睡，偶尔会睁开眼睛，瞪着病床外的桂花树长时间地看，这让我心疼又无奈。我想起有天深夜，我和父亲都在，母亲突然从梦中惊醒，枯枝般的手抓着床栏：“老头子——我要回家——”父亲一边给她翻身，一边安慰：“等你好了我们就回，鸡鸭都喂得肥肥的了，放心吧。”说完，她迷迷糊糊地哭了。

自从住院以来，母亲一直念叨着要回家，却再也没有回她住了大半辈子的家。有一次我回老家取东西，推开门，没有母亲迎接的屋子像个空壳，忽然有种“被生活抽了一耳光”的感觉，我猛然醒悟，母亲只有一个。

最终我们听来了父亲的话，送母亲回家。救护车驶过窑岗嘴大桥时，褪去热意的风带着淇河水的气息，从车窗一丝丝地渗进来。担架上的母亲眉头轻皱了一下，头歪向一侧，仿佛在辨认什么。碎金般的夕阳在母亲眼眶上跳跃。她感到意外，这是生命里再熟悉不过的一座桥，它通往家的方向。

第二天清晨，院子里的鸟儿唧唧喳喳，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斑驳的光影晃着她的脸，像熟悉的老友，父亲推门而入，“吱呀”一声。他走到床前，伸手轻抚她的手背，唤道：“孩儿他妈，我们到家了。”母亲费力地把眼睛睁开，似乎是要看得清晰些，眼窝里，一滴泪缓缓滚落。

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院子里的玉兰满头满脑地开出一树洁白。父亲往她的白发间别了朵玉兰，这是母亲最喜爱的花。



和这个秋天的联系
我的父亲
不知道这一次的收获
对整个一生意意味着什么
他的每一次挥锄
都把巨大的秋天抬高一寸
一些红薯表面的皱褶
犹如父亲皴裂的手掌
红薯弥漫的香味
父亲佝偻的身影
跌跌贯穿我的一生

诗歌

回家

路嘉

监护仪的滴滴声像一根细线，拽着人的神经。母亲陷在病床里，被单下的身躯几乎看不出起伏。只有痛痛发作时，她会突然弓成干瘪的虾米。铁床四周盘踞着输液架、氧气管和导流袋，这方寸之地成了她三个月来全部的世界。

三个月前，CT片上的灰白影像像一张模糊的判决书。主治医师戴着片子说：“患者的时间要用周末算了，可以化疗，但作为家属，你们也该考虑一下她的生活质量……”

“请用最好的化疗方案。”我仓皇打断他，父母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妹俩拉扯大，这病一定得治！而眼下，床头柜上的病危通知书已经摞了一叠，张张签着父亲的名字。

一早，我去换班，发现父亲站在过道的窗前发呆，他的脸在晨光中显得暗淡沮丧。看到我，父亲把保温杯磕在阳台上发出闷响：“不治了。”

“可是在医院还能……”
“让你妈体体面面地走，总强过在仪器堆里被熬成一团枯骨。”父亲从衣兜掏出皱巴巴的安宁疗护小册子，我愣住了，父亲已经咨询过。

“我知道你们孝顺。”父亲接着说，“但吊着瓶子熬，算什么日子？住院这段时间，你把她折磨得不成人样。我们也要面对现实，老待在这里不停地治，也不是办法。亲戚邻居怎么想随他们，老夫老妻这么多年，你妈的事，该我拿主意。”我咬着唇没说话，羞耻像一盆冷水从头顶浇下来。

最终，母亲住进了安宁病房。病房静谧，

父亲与红薯

艾建桥

父亲俯下的腰身
低得接近了泥土
锄头锋利
刨出来的红薯
带着秋天的新伤
藤蔓是割断了

我常在午后两点遇见陈叔。

他蜷在银杏树下的长椅上，身上那件蓝色工装洗得发白，胸口别着褪色的园林局工牌。草帽盖住脸庞，胸口均匀起伏，阳光透过树叶的间隙在他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一只麻雀正落在他脚边，啄食解放在粘着的草籽。

我轻轻走过，瞥见他敞开的发白帆布包，最上层放着铝制饭盒，旁边是个掉了瓷的搪瓷缸，盒盖上用红漆写着：“奖先进工作者”。缸壁上还挂着几滴深褐色的茶渍。一阵风吹过，青草、汗水和阳光交织的复杂气息扑面而来，这味道让我想起小时候在乡下奶奶家度过的暑假。

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在暮春的雨夜。我躲在便利店屋檐下避雨，看见他披着雨衣，打着手电筒，在苗圃里查看新栽的杜鹃。雨越下越大，雨水顺着帽檐成串滑落，他却浑然不觉，弯腰用手护住一株被风吹歪的花苗。

“陈叔，你拆迁款几百万在卡里躺着，还在这儿伺候这些花花草草。”便利店老板娘笑着招呼陈叔进店避雨。

“钱呀，就像园子里的肥料，太多了反而烧根。”陈叔抖了抖雨衣上的水，憨笑着。他黝黑的脸上，皱纹如沟壑纵横，仿佛被岁月深耕过的土地。

“哎呀，这年头还有人嫌钱多啊？”老板娘笑脸如花。

老板娘又疑惑地问：“我听说你儿子在深圳当大老板，上个月不是把你接过去了，怎么没过几天就回来了？”

“整天对着个大房子发呆，像囚犯，住不惯！”老陈闷闷不乐道。“哎哟哟，你这个老头子真是有福不知道享啊。”老板娘满脸艳羡。

老陈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他没再搭话，转身冲进雨幕，只留下一个倔强的背影。

“真是个怪老头！”老板娘冲着那背影嘟囔道。

五月的斜阳下，百日菊开得正盛，橘红与明黄的花瓣层层叠叠，在小径两侧织出两条燃烧的线条。远处，凉亭的飞檐挑着半轮落日，朱漆廊柱的影子斜斜拉长，与蜿蜒的鹅卵石小径缠绵交错。在一片冬青树丛中，我看见陈叔正弯腰修剪冬青，剪刀开合间，嫩绿的碎屑簌簌落在鞋面。

“陈叔，你又开始忙活啦？”我笑着走上前。

“小刘，你闻闻这冬青的味道。”他捻碎一片叶子，清苦的香气弥漫开来。

“我老伴活着时最爱说这味道像家的味道，我们当年住小平房，后窗就种着两株冬青。”他的声音轻柔如微风，手里的剪刀却稳得很，每一刀都精确掠过杂枝，仿佛在修剪一段旧时光。



房春东/图 流冰/文
阳光下的你
不知是老师
还是母亲
虽然不能
摇旗呐喊
但美好的愿景
写在脸上
祝福孩子们
金榜题名
前程似锦



又要过年了。望着窗外飘扬的雪花，我不禁深深地吸了口气。老家在南方，很少下雪，但冬天温度低、湿度大，特别是山区，群山万壑，树木茂盛，即便太阳出来也是过眼烟云，稍纵即逝，冬天还是很冷。

他很久没有回老家过年了。腊月初八这天，他的心总是惴惴不安，小时候母亲给他煮腊八粥的情景又一次涌上心头。想着想着，他眼泪汪汪，心里酸溜溜，整个人蔫了一样。

这一情绪的变化，被敏锐的妻子发现了。他们是大学同学，是在大学时相爱的。她生长在大都市，是个知情达理的现代女性，她爱丈夫，对丈夫的一举一动都很在意。

“怎么了？”她问。
“没事，就是有点想老家！”他赧然一笑，有点不好意思。

她没有说话，好像陷入了沉思。老家？她知道他老家没人了，父母前几年都走了，老家只剩几间旧屋子。

“今年我想回老家过年。”没等她缓过神来，他脱口而出。

她先是一愣，想说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他的老家在一个僻静的小山村，离这儿有上千里路程，尽管现在的交通发达方便，但到达那里也非常困难，她还是在结婚前去看过公婆，后来她再也没有去过那里。他这是怎么了？没等她开口，他又说，“如果你不去，我带着两个孩子去。”

她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隐隐作痛。这是她说的话吗？难道他们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他还不了解她吗？她就是个夫唱妇随的人，因为她很爱她的丈夫。

“想家了？”她关心地问，“你去，我当然也去。”他感动地搂住她，“谢谢你！”

他的老家只有年长的堂哥一个亲人，平时偶尔有电话联系，但天各一方，来往并不多。听他来电话说要回老家过年了，堂哥心里自然高兴，早早准备好了饭菜，打扫好了房间，就等堂弟一家人归来。

他携妻带子到了老家。他发现老家旧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堂哥又按照他的吩咐准备好了一堆新稻草，他看了很高兴，对堂哥也充满了感激之情。

除夕，他们和堂哥一家人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吃了一顿团圆饭。

“你们回老家过年，我真的很高兴。你父母虽然不在了，但我还是你的亲人。”堂哥说这句话时，激动得老泪纵横。

他握紧堂哥的双手，也潸然泪下。“我就是想家，想爹想娘，想你们……”他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一家人坐了一会，聊了会天，叙了叙旧。春节晚会就开始了。央视一套锣鼓喧天，喜气洋洋的乐曲声喜庆热闹。

他对堂哥堂嫂说：“你们忙了一天，该歇息了，我们也去老屋里休息了。对了，堂嫂，你给我们准备几床被子。”

堂哥一愣，感觉听力似乎出了问题，“你要干吗？”堂嫂也愣住了，睁大眼睛不知所措。

“床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都是新被絮，你们在我家睡，我想陪陪爹妈！”堂嫂急冲冲地说，深怕怠慢了远客。

他说：“堂嫂，这可不行，今天晚上，我们一家人住老屋，我想陪陪爹妈！”

堂哥、堂嫂沉默了，他们一人抱起一床被絮递到他怀里。

稻草铺铺好了，两个孩子往稻草铺上嬉戏，干仗一样把稻草撒了一地。玩了一会，孩子们累了，躺在稻草铺上睡着了。

一股清新淡雅的味道扑鼻而来，他闻着香喷喷的稻香味，深深吸了口气，看着妻子，问：“你看这行吗？”

昏暗的灯光下，她颔首一笑：“你说行就行，稻草是禾本科植物，性温，暖和。”

这天晚上，他和她在稻草铺上睡得很香。半夜半醒间，他好像又看到了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以及那个特殊年代温暖如稻草的爱情。



叶之禅

朱迎兵

我们总想抓住一些什么，如权势、金钱、爱情……可是，很多的时候它们像指缝间的流水，掠过掌心的清风，只留下薄凉的余味。

去年秋天，在去厦门的动车上，我遇见一位老人。他悠闲地坐在靠窗的座位上，读着余华的一本杂文集，秋阳将他的白发镀得闪亮。午餐时，他没有吃车上的盒饭，他掏出一袋饼干，就着粗瓷杯里的清茶，慢慢咀嚼。他枯瘦的手指在书页、茶杯和饼干间游走。旅客来来往往，他的世界一片安详。几站路后，他收好书，将饼干残渣仔细清理，连同包装袋放入垃圾桶，然后悄然下车。

没有名茶点心，没有红袖添香，老人却把时光处置得非常静美。这让我想起亚马孙雨林的树懒，这些倒挂在枝头的精灵，一生只做两件事，吃身边的叶子，看头顶的流云。它们的毛发里长出绿藻，动作慢得像帧帧定格的照片。可那双眼睛啊，比蓝天更纯净。

我们总爱举着名利的探照灯，在生活里东照西照。杜拉斯说“关掉灯才能看见灯泡”，诚哉斯言。当我们把欲望的音量调高，才听得见生命的私语。就像梭罗，在瓦尔登湖畔数落叶的纹路，在星空下丈量灵魂的维度。他说“给我爱，给我金钱，给我权势，但请先给我真理”。那些真理就在他亲手种植的豆荚里，在湖面倒映的云影里，在每片叶脉的呼吸里。

树懒的食谱是树叶，老人的行囊是旧书，梭罗的财富是真理，它们都掌握着相同的秘密：生命的必需，从来不是琳琅满目。

权势会生锈，金钱会贬值，爱情会褪色，当世界变得复杂，不妨做一只树懒，只需摘一片叶子，就能滋养灵魂的饥饿。



副刊

本版责任编辑：流冰 邮箱：543835541@qq.com



起初，在选择这个小区时，友人还担心与高铁距离近会有噪音和浮尘，而我却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购房合同。我看中的正是这条高铁线，葱葱郁郁的林带，翩然翔集的铁鹭，时隐时现的护栏，闪闪烁烁的铁轨，尤其是那风驰电掣的“和谐号”，银龙一般，带着风，带着力，也带着我少年以来追逐的梦想。更令我叫绝的是，南阳台的落地玻璃窗恰似一副大画框，将这天造地设的动感景观镶嵌其中，让我痛快淋漓地享受到台湾作家李乐薇空中楼阁“无需挂画，门外有幅巨画”的雅趣，也真切地体会到出著名作家铁凝女士笔下的小女孩香雪满怀好奇看火车的惊喜。说心里话，我并不觉得动车的呼啸声是一种噪音，反倒以为那是拨动心弦的天籁，是大自然与人工智能合奏的悦耳和乐，是历史演进时代前行的动人聲音。

高铁让“一日千里”不再仅以成语的形式呈现。这些年，我和老伴乘坐动车畅游大江南北，走遍长城内外，饱览祖国的美丽河山，亲身体验了出行的“高速”与“快捷”。去年游新疆，本来是可以乘飞机或动车的，而我们特意选择了“绿皮”专列，这样不但可以慢慢欣赏沿途的风景，而且是对当年乘坐“绿皮车”乃至儿时车子情结的重温。有了高铁的便利，在北京工作的儿子回老家再也不会当当年的舟车之苦，中午发来小孙子坐上动车的视频，晚餐就用微信语音告知“动车正从楼前经过呢，马上就要到站了”，千里之遥的南北两座城市居然缩短到仅有半日的距离。据说，运用AI新技术升级后的高铁还要大提速，难怪人们视偌大的寰球为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了！

在人类文明之车发轫初期，先民以神话编织想象的神奇世界，而历史发展到新时代，今人已用创新思维与智能让古老神话成为现实存在。很荣幸，我们欣逢了这样一个创造人间奇迹的新时代！

楼前，银色动车，呼啸而过。不远处，矗立着一面巨幅广告牌，上有四个鲜红大字——“中国速度”。



舍不得给您花钱！”
“那把钱都捐了，我继续剪我的草。”陈叔头也不回的走了。
陈总尴尬地站在原地，过了一会，他转身对我说：“我在碧桂园给他买了套别墅，可他死活不去，偏要在这搞得整天灰头土脸的。这让别人怎么看我？麻烦你帮我劝劝他。”说着，他掏出一张金名片塞给我，我无奈地启动车子，奔驰车愤怒的引擎声惊飞了树上的麻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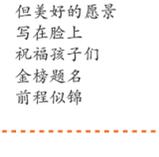
我有点不放心，便去找陈叔。他正蹲在一棵新栽的银杏苗旁，夕阳为他的白发镀上了一层金边，他宛如一尊铜像。

我帮他捡起地上的草帽，轻声劝道：“陈叔，您干了一辈子，也该歇歇了。”

“你听”，他把耳朵凑近叶片，“它在长呢，沙沙的声音”。他眼角的皱纹里盛着碎金般的阳光，脸上洋溢着孩童般的快乐。

那一刻，我突然读懂了陈叔。

暮色渐浓，城市的霓虹灯依然璀璨，可我知道，总有一些光，属于不同的纬度。当有些人在数字与速度中焦虑，在手机刷屏的消遣中失眠，而陈叔却在这片园林中，聆听花开的声音，细嗅泥土的气息，枕着阳光和回忆安然入眠。他用那布满老茧的双手告诉我：快乐，就是寻得属于自己的那寸光阴，然后如草木般，安静生长。



收工时，我帮陈叔收拾工具，他的储物柜里整齐排列着各式剪刀，每把都磨得发亮。“这是修月季的，这是修剪草坪的。”他如数家珍的介绍，像是在介绍自己的孩子。我还发现柜子里半摊着一本磨秃封皮的笔记本，上面用铅笔写着：3月12日，新栽三棵玉兰。

“老陈，老陈，你儿子陈总来找你了。”园管理处的小张急匆匆跑来。

“陈总刚才把我们经理骂了一通，说经理说话不算话，讲好了不再返聘您，可到现在还不让您走！”

“是我自己不愿意回家的，和经理有什么关系？”陈叔闷声说道。

“是啊，经理解释半天，可您儿子不听，脾气大着呢。”

我们三人来到园门口。一辆乌黑锃亮的黑色奔驰停在那儿。

“爸，你怎么又来干这活了？不是说好了不干了嘛？”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皱着眉头快步走来。

“我乐意。”陈叔像个赌气的孩子。

“爸，别人都以我为不孝顺。”

“我活我的，管别人怎么说？”

“您知道我们隔壁的王叔怎么说吗？说我